

我是索罗斯

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

SOROS ON SOROS



乔治·索罗斯

拜伦·韦恩 克里斯蒂娜·科南 著

真如译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我是索罗斯

乔治·索罗斯
拜伦·韦恩 克里斯蒂娜·科南 著

海南出版社

Soros on Soros: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by George Soros

Copyright © 1995 by George Soro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cher & Lescher,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1 海南出版社

本书由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 安排, Lescher & Lescher, Ltd.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30 - 2011 - 04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索罗斯/(美)索罗斯,(美)韦恩,(德)科南著;真如译.

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11.9

书名原文:Soros on Soros: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

ISBN 978 -7 -5443 -3973 -5

I. ①我… II. ①索…②韦…③科…④真… III. ①索罗斯,G. - 访问记 IV. ①K837.125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7346号

我是索罗斯

作 者: [美国] 乔治·索罗斯、[美国] 拜伦·韦恩、
[德国] 克里斯蒂娜·科南

译 者: 真 如

责任编辑: 刘德军

装帧设计: 第三工作室·嵇倩女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 - 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20千

书 号: ISBN 978 -7 -5443 -3973 -5

定 价: 30.0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谨以此书

献给所有为我的基金会工作过的人们，
他们默默地为建立一个开放社会而奋斗着。

——乔治·索罗斯

目 录

自序 承销开放社会	乔治·索罗斯 (3)
第1章 大师出道	(5)
童年坎坷，父母的影响/集权统治下的生活/逃出匈 牙利/英格兰之旅/追随卡尔·波普/初闯华尔街	
第2章 量子基金	(23)
初创基金会/与罗杰斯的合作及分手/由400万到 4亿/生活危机：成功的代价/黑色星期一/重建管 理班底	
第3章 投资天王	(37)
两个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/与众不同的投资理论/避 险专家/分析股市：逆流而上/一次交易赚10亿美 元	
第4章 投资理论	(53)
理论框架——反射/市场并不完美，需要选择/繁荣 与崩溃的规律和模式/金融市场与历史的相关性	
第5章 行动理论	(63)
国际金融的盛衰/英镑危机/汇率冲突/他把英国逼 出欧洲汇率机制/对日本股市的预测/墨西哥事件对 世界的伤害	

第 6 章 重义轻利	(85)
在 25 个国家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/出手阔绰的慈善家/对南非的资助/东欧局势的幕后操纵/社会理想: 用经济去推行/基金会的全球活动	
第 7 章 世界公民	(115)
对政治的关注/对东欧经济前景的分析/解体后的苏联将走向何方/救世热情的投资方向/悄然影响历史	
第 8 章 社会前途	(135)
焦点转移: 关注世界新秩序/波黑危机: 民族主义的威胁/将要瓦解的欧洲/联合国和北约的失败/美国自信心的危机/金钱与自由的重新定义/探讨毒品与死亡/对国际政治的看法	
第 9 章 失败哲学	(155)
反射理论和投资理念/对开放社会的信仰/没有社会科学/历史不存在模式/人类需要怎样的价值观	
第 10 章 权力迷思	(177)
公众人物怎样面对公众/无意地影响着政府与人民/无人授予的权力/推动股市的力量/钱用不完了, 就走进历史	
附录一 开放与封闭	(189)
附录二 透视欧洲	(221)
附录三 动态避险	(231)

我是索罗斯

乔治·索罗斯
拜伦·韦恩 克里斯蒂娜·科南 著

海南出版社

承销开放社会

乔治·索罗斯

本书最初源于克里斯蒂娜·科南对我的一次深入采访，她服务于一家德国媒体，书用德语首先问世。后来，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希望出版英文译本，我发现这种访谈的方式比较灵活得体，便同意出一个最新的增订本，使本书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。

这是我一生的总结。第一部分（1~5章）通过拜伦·韦恩对我的采访，讲述了我的出生、成长以及创办基金会的职业生涯。拜伦·韦恩是我的老友，同时也是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专家；第二部分（6~10章）是关于我的政治观点和慈善事业以及国际活动，由克里斯蒂娜和我的对话构成；最后一部分（附录）则是我的一些哲学思考。

我的人生哲学并非仅关金钱，而更多的时候是涉及人类前途和世界形势。将金融市场当做实验室，来检验自己的理论，也抓住时机去验证我对苏联和东欧的一些预测。我相信我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说，我应该去传播自己的思想。因为如果我平生信仰的“开放社会”尚不广为人知的话，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。当本书完成时，我感到了成功和安慰。

我的责编迈尔斯·汤普森希望本书是为热衷于金融和投资的读者而作。我没有过分反对，是因为我本人对金融市场确实感兴趣——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如此波动的状态下。但我更愿我的

创作是为了一个更广泛的读者群，我真诚地希望那些对赚钱并无特殊兴趣的朋友，也能觉得本书值得一读。

我曾将手稿给许多亲友看过，感谢他们所提出的评论与建议。但我要对本书所写内容负全部责任。我还要感谢艾米丽·鲁斯、弗朗西斯·阿布齐德和西拉·奥特那以及肖恩·帕特森对我的大力协助！

第 1 章

大师出道

• 一个人是他人影响下的产物，我们来谈谈影响你的人。令尊对你和你的理念有深远影响，请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影响，以及他一生中有哪些方面对你而言特别重要。

我认为影响其实同时来自家父和家母，我非常爱他们，但是，他们是极不相同的人，他们之间有很多紧张关系，我爱他们，我把对他们两人的爱都深藏心底了，也把他们的紧张深藏心底了。这种紧张是我生命里的动力，我的内心里，一直在演出两个不同人物的戏剧，这样使我总是能够看到另一个观点。我几乎同意家父的每一种观点，只是不同意他对待家母的方式，家父教导我如何应付世事，家母教我如何内省。我采用家父的观点，但是在天性上，我和家母亲近多了。家父是个外向、合群的人，对别人的命运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，他喜欢畅谈别人的命运，却不喜欢和别人分享他内心的情感，他很可能根本不喜欢处理他自己的情感，那就是他对别人那么有兴趣的原因。

家父喜欢停留在表面上，家母却喜欢深入探索，她自我批判的程度已到了自我鞭笞的地步。她有一种我没有继承的宗教、神秘倾向。但是我遗传到她对存在之秘的兴趣。家母崇拜家父，接受他对所有事情的判断——即使违反她的天性仍然如此，这种情形创造了一些冲突。她在其他方面也有冲突，她深受匈牙利社会流行的反犹太主义的伤害，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就罹患溃疡，她也因为没有自己的事业而觉得不满意，在某些方面，她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因为我把对她的情感深藏心底了，我必须对抗这种

失败倾向。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变成极了了不起的赢家，因为我必须战胜内心里顽强的失败者。1982年我经历内心动荡不安的时候，回想起父母亲之间的冲突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消除了继承自家母的一些许多困扰，使这些困扰浮出表面之后，困扰就一扫而空了。

- 你为什么和父母亲这么亲近？

家母本来就是很容易亲近的人，我也是这种人。家父则是个非凡的人，我崇拜他，我知道我多少有点偏心，但是，即使在我走到人生晚年时，我仍然认为他是相当杰出的人。小时候，他花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，我放学后经常和他见面，我们会一起去游泳，游完泳后，他会告诉我他人生的故事中的另一段，这像肥皂剧一样，我完全沉迷其中，他的人生经验成为我人生经验的一部分。

- 谈谈这个肥皂剧的一些细节，好吗？

一开始，他就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，他自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而且晋升到少尉，然后在俄罗斯前线被俘，成为战俘，送到西伯利亚去。那时他仍然野心勃勃，他编了一份叫《木板报》(*The Plank*)的报纸，是用手写的，贴在厚木板上，作者群躲在木板后面，听读者的批评。我记得小时候看过《木板报》的合订本，他把这些报纸从西伯利亚带回来。后来他被选为战俘营的囚犯代表，附近的战俘营若有俘虏逃脱，为了报复，囚犯代表就会被枪决。他认为与其因别人逃脱而被枪决，不如自己先脱逃，于是他挑选了大约三十个有一技在身的人，包括木匠、厨师、医生等等，原因是他自己毫无实用的技能，他们集体逃离了战俘营。

他计划建造一艘木筏，漂流到海上，但是因为地理知识不足，他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，他不了解西伯利亚的所有河流都注入北冰洋。他们造好了木筏，而且沿河漂流而下，花了好几周才发现自己是向北冰洋漂去。最后他们知道必须从荒漠中跋山涉水，回到文明世界，这样又花了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因为俄国大革命的缘故，他们陷入这个地带的动乱当中，当时一位捷克军官坐镇在一节装甲火车车厢中，统治着西伯利亚，他们分成白军和红军互相杀戮，也残杀人民，我父亲经历了一些恐怖的经验，教导他了解活着的价值。

他回到匈牙利后变了一个人，丧失野心，再也不想成名，只想享受生活和维持独立，但是他不要变成有钱人或有影响力的人。事实上，他是我所知道唯一靠着自己的资本过活的人，他和家母结婚，我们拥有若干不动产，一部分是来自他们的婚姻，一部分是用他出版《世界语》(*Esperanto*)手册所得到的利润购置。他是律师，但是他不喜欢做超过绝对必要分量的工作。我记得在自己还很小时候，他就叫我到他的主要客户那里借一些钱，然后我们就去度假滑雪，我们回来以后，他会有好几个星期心情不好，因为他要设法赚钱还债。后来在战争期间，他开始出售不动产，等到德国占领匈牙利，他几乎已经把拥有的不动产统统卖光，这点显现出非常良好的判断力，因为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会失去这些财产，就撤资而言，这样做的时机拿捏得极为恰当。但是，很少人有勇气仅靠着他们的资本生活。父亲曾经说过：“我把我的资本放在脑子里。”我真的很欣赏他的态度，这点和我的事业生涯真是天差地别！但有趣的是，我模仿他这种方式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成为财富的囚犯。

• 你提到过，令尊对付纳粹入侵匈牙利的方式对你有深远的影响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

德国在1944年3月占领匈牙利，当时我还不到14岁。那是家父最完美的时刻，因为他知道怎么行动，他了解状况，明白正常的规则不能适用，守法变成危险的嗜好，玩法才是生存之道。父亲经历过俄国大革命，知道该做什么，他替家人安排好，拿到假的身份证件，也找了一些地方让我们居住或躲藏，他不只协助最亲近的家人，也帮助身边相当多的人。我可以老实地说，他救了几十条人命。他比当律师时还忙多了，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住在一间租来的房间，只有穿过浴室才进得去，有很多人在浴室里排队等着听他的建言。

这是刺激冒险的时期，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谈下去，因为这些事情在我记忆里激荡，只是我很少谈论而已。重要而矛盾的地方是，1944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，这点很奇怪，而且这样说几乎让人反感，因为1944年是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一年。但是，情形的确是这样，我才14岁，有一个我崇拜的父亲，他能主导情势，知道该做什么，又能帮助别人，我们处在有生命危险的状况下，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免于死亡的阴影。你才14岁，你相信自己

不可能真的受到伤害，对 14 岁的人来说，这是求之不得、最刺激的冒险。这段时期对形成我的人生有决定性的影响，因为我从家父这位大师那里学到生存的艺术，这和我的投资事业生涯有一定的关系。

我们都幸存下来，接着俄国人来了，随后仍然有一些有趣的冒险，但是，生活逐渐丧失刺激，随着专制政权的控制整个国家，我开始觉得受到限制、挤压和封锁，我也觉得家父对我的影响太多了，我对他说：“15 岁的人像 50 岁的人一样想，太不自然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开自己打开一条生路呢？”他问我：“你想去哪里？”

“英国。”我回答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，我对英国人公平竞争的意识 and 客观报道印象非常深刻：“不然我就想去苏联，因为我们既然必须在这种新制度中生活，我就想探索这种新制度的本质。”

“噢！我到过苏联，”家父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和苏联有关的事情。”

我就这样决定去英国，经过好多年，我才了解那是他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，而我为了这一点更爱他。他说他在英国有个亲戚，或许可以协助我进一所学校，我写信给他，但是没有得到回音，所以家父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每周写张明信片给他，提醒他你的存在。”我照着做，最后他送来一所学校的入学许可。然后我申请护照，但是当时很难拿到护照，等待的时间总是一星期之后又过了一星期，申请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过程。家父说：“你应当去申诉，要求见主管官员。”我真的这样做了，这也使我成为护照部门相当讨厌的人，当时比我大 4 岁、已经 21 岁的哥哥，有一个同学替政治警察工作，他请朋友拿着我的档案到各个办公室去办理，他这样做相当吃力，因为办公室的主管说：“我愿意给任何人护照，但就是不想给这个经常申诉、令人厌恶的年轻小伙子。”最后，我还是拿到了护照。

我 17 岁离乡后，家父对我的余生就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了。

● 你离开匈牙利前，有过一些受苦受难的经验，那些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
我完全没有受过什么苦难，我知道有危险，但是我觉得没有

人能伤害我，我明白身边的苦难，但是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别人。就告诉你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，我们曾经站在配给香烟的队伍里——他们每天配给一个人五支香烟——然后把香烟送给被拘禁在犹太人住处、不能去排队的犹太人。或许我唯一受到的实质影响，是布达佩斯刚刚被包围时，当时死尸四处散落，有一具尸体头盖骨整个陷进去，随后好几天，我都觉得恶心。

• 能告诉我令堂被带到警察局、并且设法愚弄当局的故事吗？她一定有钢铁般的意志。

她独自一个人住在度假小屋里，邻居起了疑心，就向警方告发，警察诘问她，但是她表现得极为镇定，极为自然，所以警察释放她还向她道歉。她在接受盘问时，表现得十分漠然，甚至觉得自己是从天花板上观察自己，确定自己给了警察正确的印象。折磨结束后，她才感受到至为惊人的危险，变得非常脆弱，她逃到布达佩斯，家父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，我记得我还相当不耐烦地告诉她，要她恢复镇定。

• 你从令堂身上学到的教训，有什么和令尊特别不同的？

那很难说，我认为我从她身上继承了分析、自我批判的天性，但是，大部分的教训都来自家父，一般说来，在那段时期里，家父都是对的，家母和他意见不同时，经常都是错误的，这不只是我的看法，也是家母的看法，或许这一点会给你一些提示。

• 你经常回匈牙利吗？

没有，我根本不能回去，我们似乎永远被隔开了。我在1947年离开，我拿到护照，然后前往瑞士，参加一场世界语会议，因为家父是世界语专家。当时我还需要苏联的出境许可，但我没有，我拿到的出境许可是发给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团体许可，我因为没有及时拿到护照，错过团体的行程，所以必须在他们之后出发，我就这样上了火车，而且幸运得很，我设法通过了这一关，没有真的出示我的许可。我在那里和家父见面，但是，会议之后他回匈牙利，我却必须在伯恩停留，等待英国签证。我不知道要等多久，身上只有父亲给我的几百瑞士法郎，得尽量节省，熬过这段时间，我大约

在两星期内拿到签证，马上就去了英国。他的影响到此结束，但是，他的确曾设法寄一些钱到英国给我，他在 1956 年和家母一起出国，我们全家 1956 年于英国团聚。

- 令尊什么时候去世的？

1968 年去世，享年 75 岁。

- 令堂呢？

她过世的时间晚多了——1989 年。家父去世后，她变得卓然自立，学会了独立，她 60 岁时上大学，一直继续成长，到她 86 岁去世时为止。

- 其他人对你有影响吗？令兄如何影响你？

家兄最先给我不公平的经验，他比我大 4 岁，常常痛打我和捉弄我，父母亲并没有保护我，我抱怨过，但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。我 24 岁时兄弟重逢，并且变成好朋友。

- 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投资业务，对吗？他创造了自己的事业。

他是我们家里真正的天才，他 30 岁时，在自己的地下室开创了工程公司，他彻底改革大宗原料港埠设备的科技，而且他的公司在 15 年内便成为世界第一，他因为在工程方面的创造得到很多次奖，他设计的设备处理全球 1/3 的大宗原料贸易。

60 年代末期，我在集团企业热潮中，把家兄的公司出售给奥格登公司（Ogden Corporation）。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谈判，我替他争取到的价钱比他的公司的价值高两倍，因为奥格登公司可以宣扬说，我哥哥是在他们公司任职的天才，他们公司的股票会因而更有价值，这笔交易我觉得是经典之作，我替家兄争取到额外收入。不幸的是，他们用股票支付，我又替他谈判争取到防止股票下跌的保障，要求对方不得使股价跌过目前市价一半，但是股价却下跌了 3/4，最后他把公司买回来，重新恢复独立；最近他再把公司卖掉，目前我们正在各方面合作。

- 还有其他人对你产生影响吗？

我肯定还有很多人对我有影响，但是，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我父母亲。

- 卡尔·波普（Karl Popper）呢？他是你的老师，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，他怎么影响你？

他的著作和思想影响我，我和他私下没有什么关系，在伦敦经济学院（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）里，他不是我的专任老师，我在两年里完成应该三年念完的课程，但我必须多花一年当注册学生，才有资格取得学位。我获准选择一位导师，我选择他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哲学。我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和苏联的占领，波普的书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（*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*）使我感受到启示的力量，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，两者都违反社会组织的另一种原则：开放社会的原则。我受波普科学方法的理念影响更大，我为他写了一些文章，我们在他家见面时，他对我鼓励有加，但是我们见面不超过两次。然后我在1962年前后，写出我的哲学论文《良知的负担》（*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*）。这篇论文大致是反复申论他的理念，我把论文交给他，他的回应非常热切，受到这种反应的鼓舞，我前去探望他，他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见面。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要见他，他们发现我和他相约见面时，觉得非常恼怒，因为他们都是他的学生，需要他的照顾，我觉得自己像是不速之客，所以我走出房间，在电梯前面的走廊上等着。他走出电梯时，我自我介绍，他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可是你不是美国人！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他说：“这点令人非常失望，我会跟你解释原因。我拿到你的论文时，觉得终于有一个美国人了解我就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说理了，这表示我已经设法把我的理念传播出去了，但是，你经历过欧洲人经历的一切，所以不能把你算进去，这就是我失望的原因。”但是，他仍然很支持我，并且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。

那一次以后，我偶尔会去见他，他年纪越大，我们的接触越频繁，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里，我才和他产生真正的关系，但是到那个时候，他已经不再处在影响力的顶峰了。1994年6月，就在他去世之前，我们在布拉格有过一次美妙而令人感动的聚会，他到